

冰下捡鱼

□ 伊春 王贵宏

看到这个题目,您可能会认为我在故弄玄虚,冰下不是水吗?水中只能钓鱼或网鱼捞鱼,怎么能叫捡呢?您还别不信,我要讲的捡鱼确有其事,而且捡的鱼新鲜且品种不少。

故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当时二十出头的我,在小兴安岭深山的一个林场当伐木工。那时的木材生产小队建在离家四十多公里的深山老林里,住的是木刻楞的工棚子。吃的是大锅食堂,伙食粗糙而单一,上顿汤下顿汤,两合面(白面掺玉米面)大饼子,吃得人反胃烧心。那汤少荤腥,不香不臭,不咸不淡,不稀不稠,偶而能捞点炖得没了“魂”的白菜和稀烂的萝卜豆腐,天长日久,把人吃厌了。在那个漫长的冬天,别说鱼或肉,就是能吃点油炒咸菜或辣椒酱当下饭菜都是幸福。

那年冬天进“三九”后,真是冷得邪乎,林子里的树冻得咔嚓咔嚓直响,往地上吐口唾沫,立马冻成一

块冰。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头上戴着羊皮安全帽,脚上穿的是有厚毡袜的棉靴,这还不算,不干活时还得穿上厚厚的棉大衣,整个人如同裹在棉花包里。尽管如此,照样感觉冷,呼出的气在帽檐和睫毛上都结成厚厚的霜花。见到火特亲,情不自禁地凑到跟前烤火。休息时第一件事总是寻些干柴先点上一堆火,望着雪地中的火呼呼啦啦噼里啪啦地燃起来,温暖便从心底一点点溢满全身。

有天我和助手在一条大沟膛子里采伐,沟膛中有几条不太宽的河。临近中午时,我把油锯熄了火,捡些干柴点着,准备用饭盒烧点水和烤干粮。我让助手用斧子在河里砍点干净冰烧水。

助手是个勤快又机灵的十七八岁的小伙,他到了河边马上喊我过去,我问他咋地了?他说你过来就知道了。我走过去一看,见河岸边雪地上布满了动物踩成的小道。凭经验,我断定是水貂和黄鼠狼

走的。这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在那样的原始森林里各种动物的足迹几乎随处可见。令人费解的是,不知啥原因它们把道走得这么光滑,而且全是通向河的冰缝里。

为了解开谜团,我们把河冰用斧子砍开一个窟窿,这时才发现这段河冰下的水没了。河水冻绝底后向上隆起,与河底有一尺多高的空间。下层冰上沾着和河底躺着许多冻得硬邦邦的鱼和林蛙,难怪水貂和黄鼠狼们如此青睐这里呢!如果不被我们发现,这冰下的美味够它们享用到开春了。

这回可妥了,我们和家人可以好好改善改善生活补充补充营养了。那天我和助手钻在冰下,一背包一背包地往外捡鱼,真是过瘾啊!那鱼的种类也多,有鲶鱼、狗鱼、柳根、泥鳅等,仅林蛙就捡了几百只。

生活中,许多外貌平淡无奇的地方,其中往往隐藏着令人惊喜的所在。

一座城与一片湖

□ 雅安 吴春萍

拥有一片自己的湖,对一个城市来说,绝对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湖让这个城市保持着她与生俱来的优雅气度。有个词语叫做“眉目传情”——而位于四川盆地西南边缘雅安市蒙山东麓,紧靠着国道108、318线公路的百丈湖被誉为“南方丝绸路上一翡翠”;百丈湖之于名山,正如大明湖之于济南、洱海之于大理、西湖之于杭州一样,她乃是名山这个县城的眉目,无时无刻不传递出一座“仙茶故乡”自古以来的千万种风情……

有着200万平方米湖面的百丈湖,湖水源于夹金山下的玉溪河,常年蓄水2000万立方米,湖岸曲折蜿蜒,小岛坐落其间,湖光山色,淡雅宁静。远远就可望见湖畔的百丈湖度假村依山而建,典雅恢宏,气势雄浑,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布达拉宫”“川藏线上第一村”。

离百丈湖越近,就越贴近了名山的眼睛。百丈湖,仿佛天生长就了一对倾听的耳朵;沿蒙顶青山一路蜿蜒而下的和风轻柔地抚摸着湖水微微漾起的一圈圈波浪,犹如一颗颗茶色的音符,不停地跳跃徜徉在山色空蒙的湖面上,让人细细体味宋朝文同“蜀地茶称圣,蒙山味独珍”的原汁原味,让人在此还原生活本来的模样——“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山来是山,水到天成;放松身心,坦荡安宁,在繁复的日常里抽空打捞一些生活中的诗意之美——“髻鬟春翠雾微重,眉黛秋山烟雨抹。”百丈湖倒映着一片葱翠油绿的连绵青山,湖水越发显得清亮空灵,宛若一面玉镜,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倘若在一个有雪的月夜湖一壶清香怡人的蒙山茶来此湖上荡舟,边饮茶边欣赏那一轮皎洁的寒月和蒙顶青山上的皑皑积雪交相辉映的景致,想必定会是一幅绝美得让人心跳漏掉半拍的水墨山水画吧。那一刻,想必所有的呼吸都会沉醉于此,挪不动前行或者后退的脚步……

烟波浩渺,因为有湖,在喧闹都市躁动的一颗心在湖水的抚慰下会渐趋平和自如;而在粼粼湖光中,一座县城才显山露水,一座城的传奇也在湖光山色中潮起潮落。因此,初建是四川最大人工水库的百丈湖,理所当然而为一幅名山眼底的窗景。由于自古就流传着“获百丈(关)者,必得成都无疑”的说法;夺关者得天下——于是,一场红军长征南下以来规模最大、打得最艰难、最悲壮、最惨烈的百丈关战役因此打响……百丈关是四川雅安、名山之间极具战略价值的重要隘口,也是平原丘陵与山区的过渡地带,被蒙顶山、总岗山和莲花山三山环抱,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正是所谓川西形胜的咽喉之地。1935年10月14日,红四方面军在百丈镇关斗山至挖断山,与国民党军展开浴血奋战,悲壮惨烈。百丈关之战是长征史上的一场大规模战

役,经过7天7夜苦战,伤亡将士1.5万余人,由于未形成歼灭战,缴获少而损耗大,结果对红军十分不利。而百丈关之役的失利,是南下红军由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

而今,我们在百丈镇东的栖霞古刹追忆凭吊往昔,当年诸葛亮西征“七擒孟获”在这里打第一仗的传说也早已淹没在那曾经百里可闻的远去栖霞晚钟声里……

衡量一方山水之美,我觉得无需太过于繁复了,一个“清”字,足矣。辞书上面有一种说法是:“清,从水,有声,本义作‘朗’解,乃指水澄净后明洁之状而言,故从水;又以青为天无云时,所现深蓝之色,因有明洁之意,水明洁即清,故从有声。”由此可见,水洁净如天色,原本才应是“清”之本意也。对于一方山水而言,山青水清,山川清美,田畴清润……一个水灵灵、碧波盈盈的“清”字,即可。山野因茶之清香醇厚而怡人,湖水因鱼之肥嫩鲜美而回味。于是乎,名山,也还当得起这一个“清”字。

一个城市多树多绿多水,无疑是这个城市之福,无疑也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之福啊!百丈湖、清漪湖、太平湖们与蒙顶青山映照成趣,有如一粒粒明珠,把一座“名山”县城装点得越加水润清和。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名山,正是如此:从蒙顶山上茶开始,一路迤迤至百丈湖、清漪湖、双龙峡……一路清美水润下去!

雨夜

□ 南通 刘伯毅

傍晚,下起了小雨,为久旱的大地清洗滋润了一番,走到阳台上,看住宅小区内那些路灯光下雨中舒展的花木,闪着光影的树叶,凉风伴着雨丝拂过,心情很是舒朗。

雨是大自然的精灵,是生命的源泉,也是我们这个星球的滋润剂。相对于白天落雨,雨夜更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白天来去匆匆,有许多事必须做,如大人上班小孩上学,雨天有所不便。夜雨既不妨碍交通,又不影响人们的工作生活秩序。白天晴朗,夜晚落雨,应该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雨落农家,无论是春夏秋冬,从屋檐下滴出的水,总有几分恬适,几分优雅。村庄与田园理应是雨的归处,农舍的主人或耕或种,或动或静,都与雨水相关。人与雨水亲昵着,一幢幢房屋在雨中静默着,一株株大树在雨中摇曳着,大自然才显现出诗情画意。

雨洒城镇,钢筋水泥矗成的“森林”是麻木的,知会不了雨的情怀,只有大街小巷,五颜六色的伞在呼应着雨的来临。雨打着伞,伞游动在街市,五颜六色,影影绰绰,缀成城市风景,有时甚至有梦境般的感受。

因为下雨,人心境宁静多了,此时听雨也是很好的选择,无论是缠绵多情的春雨、奔腾豪放的夏雨,还是凄清悠远的秋雨、冷凉瑟瑟的冬雨,每一种雨声都各有各的韵味,就像生活一样丰富多彩。有的雨多愁多思,一唱三叹;有的雨如丝如线,静谧幽雅;有的雨激烈豪放,呼啸奔腾。

想想古人雨夜的生活情愫也很有趣味,陆游听了一夜春雨,天明又品啜起深巷杏花叫卖声。但是,冬天雨又很凶猛,陆游“夜阑卧听风吹雨”,勾来铁马冰河入他的梦魂。孟浩然在春天的夜雨中睡了一场好觉,醒后却不禁担忧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一担忧被中华大地处处吟诵。“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杜甫难得在夜雨中有这样高兴的句子和生活。女词人李清照是浓睡还未消残酒,迷糊中就懂海棠已是绿肥红瘦,比丫环熟悉生活多了。“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在夜雨中,想象未来团聚时的温馨甜蜜,反衬现时的孤单冷清,让人叹息。

听雨之妙,全在于心平气和。人在闹处是听不见雨声的,即便身在静处而心在闹处,亦是听不得雨的。雨声覆盖万籁而不留余地,有了雨声,其他杂音都消融瓦解,让人感到这天地之间除了雨声,别无他声,雨声持续不断,反倒使周围显得宁静,是读书静思写作的好时光。无论是细雨缠绵,还是大雨滂沱,手执一卷,静对风雨,虽有与风雨同飘之感,但坐在自家书桌前,会觉得遮风挡雨的家更安宁,心态更平和,读书也更容易读进去,雨夜也显得富有诗意。

